

张格嫣予 著

我们乖张、不可理喻、没有梦想、在混沌中度日……可是，在这层层表象下跃动的，是鲜活的、小草般坚韧的青春，即将喷薄而出……我们的16岁，虽然关机，但未欠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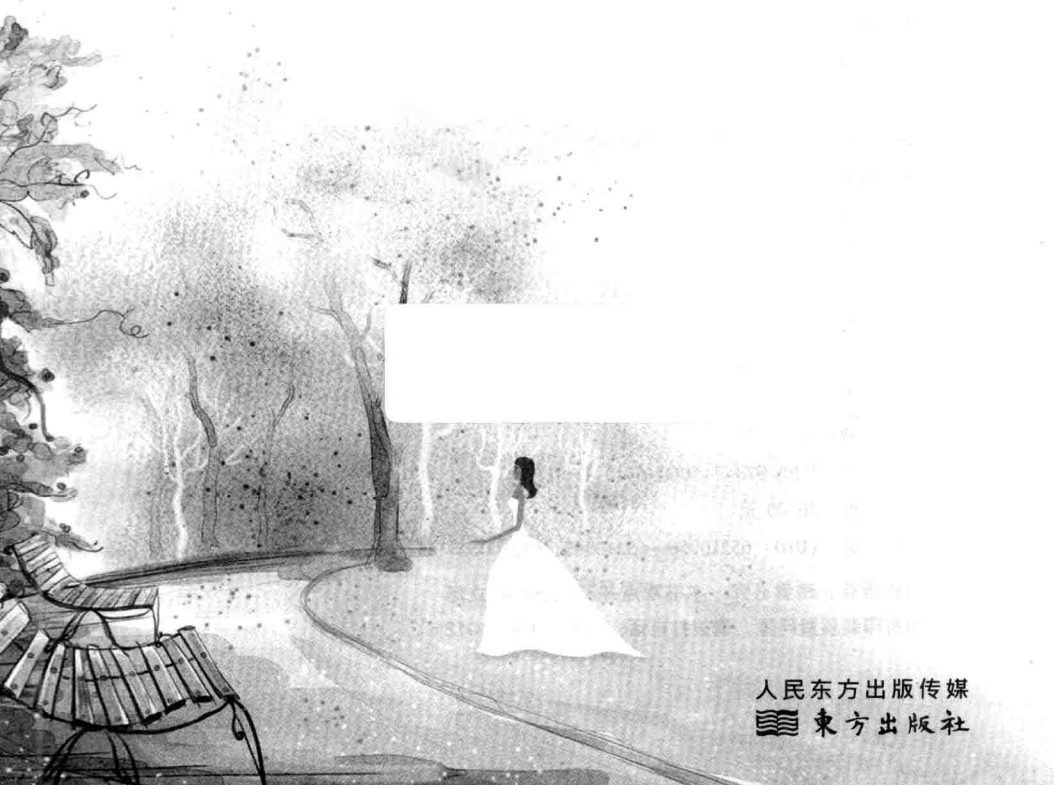
您拨打的 19岁已关机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您拨打的 19岁已关机

张格嫣予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您拨打的 19 岁已关机 / 张格嫣予 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5060-6340-1

I. ①您…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05749 号

您拨打的 19 岁已关机

(NIN BODA DE SHIJIUSUI YI GUANJI)

作 者: 张格嫣予

责任编辑: 姬 利 陈丽娜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3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6340-1

定 价: 26.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目录

后高中时代狂欢节

我们相遇的东湖路 / 002

你躲在小叮当的口袋里 / 010

您的初恋已关机 / 017

你心中一定有一片浓雾弥漫的湖泊 / 023

你像夏天只爱自己，我却给你一个四季 / 033

内心流亡的表姐的真实人生 / 043

完美剧情错过，悲伤戏份太多 / 052

世界的纯真因你有疑惑 / 059

有没有眼泪要流 / 068

再见东湖路，再见林殊哲，再见莫愁，再见我的青春期 / 076

在所有人人事已非的景色里我最喜欢你 / 085

再见，迷惘的十九岁

怎么去留住一阵风，怎么去拥抱一道彩虹 / 096

唐“维托”的悲哀 / 105

坚强不是我想要的解脱 / 114

不想成为你花心的累赘 / 122

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 / 130

还有一朵七色花 / 139

再说我爱你，雨也不会停 / 148

夏季解乏的奶茶店 / 156

白天不懂夜的黑 / 164

请勿随意更改人设 / 172

跳脱不出俗套的悲伤结局 / 179

姐姐的巧思 / 187

最后，没有最后 / 195

后高中时代

狂欢节

我们相遇的东湖路

我十九岁生日那天，在东湖路的蓝调酒吧里认识了唐思故。

恕我直言，那天实在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闷热的六月中旬的夜晚。蓝调酒吧里放着不算太吵的外国舞曲，大部分人看起来都和我差不多大，也和我一样提不起精神地靠在桌子边。一连好几周的高温警报，几乎摧残着每一个人的末梢神经，所以这间开足了冷气的酒吧，就变成了人满为患的避暑胜地。

唐思故出现的时候，我已经喝了不少酒了，他站在我的面前，酒吧里忽明忽暗的灯光并没能恰当地遮掩住他满脸的杀气，和唐思故在一起的还有一群全都染着栗色头发的小混混。我吓了一跳，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

“你活腻了吧？”他看着我边上那个和我玩了一晚上骰子的男生说道。

男生似乎丝毫没有惧怕的意思，他油腔滑调地回敬着：“你来这儿干吗？不会是太想我了吧？”

“听说最近手头很紧？其实你也知道，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要是你手头紧大可以跟我说，我怎么也会借你个千儿八百的，可

是你这么暗地里抢就不对了吧？”

“大家出来混，讲究的就是先下手为强，说抢不抢的，多难听。”男生靠着沙发喝了一口酒，漫不经心地说道。

“出去聊两句吧，这里太吵了。”唐思故侧了侧头示意对方。男生似乎见惯了这种场面，二话没说就站了起来。这段对白，我不得不承认实在是太做作了，或者说他们太入戏了，与这场景类似的港片我几乎可以随手点出无数部，想到这里我不由地低声笑了一下，意识到失态，我立刻识相地后退了一步，好为他们让开一条道，但这一举动吸引了唐思故的注意，他拦住了我，问：“你是他马子？”

“不是，不是。”我连忙否认，唐思故却若有所思地上下打量着我，我生怕被牵连，“你们走吧，我不会报警的，真的。”

“……”唐思故闻言笑了起来，“本来是没想带你走的，可你报警这话都说出来了，看来留着你在这儿我还真是不放心，一起走吧。”

我求助地看了一眼那个一晚上搂着我肩膀，我几乎都相信我们会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男生，但他却避开了我的目光，于是万般无奈的我只好跟着唐思故一行人，和那个我最终也不知道名字的男生一起出去了。穿过混乱的舞池，我的心里一阵凉，我不断祷告着，老天爷啊，我十九岁的生日愿望就是健康平安四肢健全地活下去，拜托你务必保佑我。

唐思故带着我们走了一小段路，在一块空着的篮球场边停了下来，我被一个人晾在了一旁。他们似乎在做着什么打算，十几分钟过去了却仍然没有要开打的迹象，而是进行着谈判。我叹了

口气脱了高跟鞋，想着都到这份上了形象已经是小问题了，于是不管不顾地坐在还有点余热的橡胶地上，靠着篮球架，想着先休息一下，等会儿要有什么事跑路也快点儿。双方似乎陷入了僵局，大约又过了十几分钟，他们便把那个男生放走了，只留下我一脸茫然地坐在地上。

唐思故朝我走了过来，深吸了一口气蹲在我边上问道：“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干吗？”

我第一次近距离地仔细观察唐思故，他相貌清瘦，整个人就像被拉长了一样，极其不协调，那一头难看的橘红色短发使得他的脸色更加蜡黄。那时候我很诧异，怎么会有一个人看起来能如此的憔悴，却又如此的适合这种憔悴，仿佛他天生就应该这样，稍微白一点胖一点都不能被容忍一样。我告诉他：“是你非把我拖出来的。”

“那既然我们都差不多完事了，你怎么还不回去？”

“我不要，我还等着你们打起来呢，我从来没见过别人打架。还以为今天能开开眼。”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回答，起码几分钟之前我还怕得要死，这时候却为了不丢颜面而说这么违心的话。

“想看打架？那你跟着我早晚能看到。”

于是我和唐思故一行人一起蹲在篮球场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天来。他告诉我：“社团活动也是讲外交的，舞刀弄枪那是下等人做的事。”只不过他话音刚落，刚才那个和我玩骰子的男生就带着一大群提着啤酒瓶的人浩浩荡荡地杀回来了。唐思故压低声音对我说：“快走，别凑热闹。”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他们早已走到我们的面前，男生笑了起

来：“挺怜香惜玉嘛！”言毕他猛地甩了我一巴掌，并说道：“不是要谈谈吗？现在可以谈了。”我并不是没被人打过，但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还是打得我当场就流下了眼泪，并不是矫情，或者真有多委屈，只是这力道实在太大了。

“你什么意思？打女人算什么？”唐思故一把把我拉到他身后，抓紧我的手对男生骂道，“他妈没毛病吧？”

“别在我面前来这套，女人我也照打。”

唐思故一听立刻松开我的手，从身边的包里掏出了一把闪闪发亮的西瓜刀，我这才注意到唐思故一行人每人都背着一个包，两拨人立刻扭打在了一起。我躲在篮球架的后面，却发现这位置就像台风眼一样，四面八方都是人，为了避免自己受池鱼之殃，我选择一动不动地蹲在原地。他们拿着玻璃瓶和西瓜刀毫无章法地一顿乱挥，顷刻后无一例外都满头满脸的血。我在心里念着阿弥陀佛，并一直提醒自己，作为女主角我一定要有不会在开篇就被捅死的自知。不远处那个男生拿着玻璃瓶猛地朝唐思故的脑袋砸过去，唐思故似乎避开了，可是肩膀上却红了一片，他也不甘示弱，用西瓜刀砍向对方，两人都鲜血淋漓，我吓得连忙闭上眼睛。

这场于我实际上毫无关系的械斗究竟持续了多久我也说不清，对我来说显然是无比无比漫长的，直到最后街角突然响起了警铃，他们才同时停了下来，作鸟兽散。唐思故满身是血地朝我冲过来，拉住我就往前跑，我手里提着高跟鞋一边跑一边问：“警察来抓你吗？”

“不一定，但就算不是抓我们，警察看见一群人打架也会顺便

带上的。”唐思故头也不回地答复我。

我们一路狂奔，跑回了唐思故位于东湖路的公寓。所有人都累坏了，他们一进房间就熟门熟路地在地上横七竖八地倒了一片，骂着脏话喘着粗气。那是我第一次到唐思故的公寓，这房间并不大，也没有几样家具，除了一张床就剩下餐桌和沙发。我拿着纸巾轻轻地帮唐思故擦着肩膀上的血迹，并问道：“分赃不均吗？”唐思故笑了笑没有否认亦没有承认，我识趣地转移了话题：“不用去医院吗？”

“用不着，这点小伤上医院浪费钱。”他拉我坐下，摸了摸我的脸问我，“还疼吗？”

“不疼。”我想了想，又问他，“我好像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唐思故。思想的思，故乡的故。”他在我掌心写着他的名字，“你叫张漾是吧，我见过你好几次了，你是莫愁的朋友吧？我和她男朋友挺熟的。”

我的脑袋轰的一下，质问道：“那你之前还要拉着我一起去篮球场！”

“我逗你玩玩儿的。”他拍了拍自己身边的沙发对我说道，“你睡一会吧，等天亮了送你回去。”

后来唐思故并没有送我回家，天还没亮他便接了个电话，然后立刻叫醒了一屋子的人，又一次提着那个装着西瓜刀的包出门了。

事后，他请我吃了几次饭看了几场电影，我们便毫无意外地开始交往了，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直到一个月之后。

那天，一个同样炎热的夏季午后。我坐在东湖路网吧门口那张早已被艳阳晒得发烫的木质长椅上抽着烟，不时伸手擦拭从额头上滚落下的一颗颗汗珠，就在这一刻，我看见了 my 初恋情人——林殊哲。

林殊哲在和我分手之后并没有太大变化，他一如往昔穿着白色T恤，浅色牛仔裤，看起来清爽且干净。他牵着一个女生，在如此燥热的日子里，两人十指紧扣有说有笑目不斜视地从我面前走了过去。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没想到林殊哲居然会出现在这条他最为反感的东湖路上，他以前老是皱着眉头用“龙蛇混杂”四个字来形容这条街。他们的笑容显然刺痛了我，那感觉就像我用手里的烟头狠狠烫了自己一下，不仅疼还后劲十足。我问自己，多久没见林殊哲笑过了？三个月？半年？还是更久？在我记忆所及的那片我并不愿碰触的地方，我和我的初恋情人林殊哲几乎总是在争吵，永无止境地争吵。他会气急败坏地坐在沙发上，挥手把桌子上的东西砸到地上，甚至狠狠地用拳头砸自己的脑袋，但这一切都无法宣泄他的愤怒。我们在为了各种各样毫无意义的事情争吵之后，他总是透露出令我整晚辗转难眠的阴郁气息。

可是此刻，他却笑得如此开心，那一瞬间，我真的觉得整个世界都要崩塌了，各种不满、愤恨、嫉妒、迫切，诸如此类的负面情绪涌上了我的心头，我觉得心跳加速并且胸闷气短，于是从长椅上站了起来，扔掉了手里的半根香烟，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脱口而出骂了一句脏话。

“你干什么？”和我一起坐在长椅上的唐思故问我，他的声音

把我从怨恨中拉回了现实世界。

我连忙坐了下来：“没什么，看见一个熟人。”

“谁啊？”唐思故饶有兴致地问我。

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心里，鬼使神差似的，我告诉他：“没有，就刚才那个女生啊。你看天气这么热，她的头发那么长那么厚，然后还化那么浓的妆，带着整副假睫毛。穿个紧身上衣和短的刚刚遮住屁股的牛仔裤，看了就烦。”

“太小姐，你没毛病吧？别人穿什么关你什么事？哪碍着你了？”

“没有，我只是觉得她穿地摊货品位差而已。”

“她那T恤好像是CK的吧？”唐思故上下打量了我一下，“所以穿BURBERRY的都看不上穿CK的？”

实际上我真没注意那女生穿着什么牌子的衣服，可是唐思故这么一说我反而觉得自己有点过分矫情，更重要的是我闻到了唐思故身上CK古龙水的味道，于是我只好打了个圆场：“重要的不是衣服的牌子，而是她的气质。”

“你还真行，这么扯淡的话都说得出来。”他站起来点了一根烟，放进嘴里，一副一切了然于心的模样，“刚才那个男生是你前男友吧？”

“……”我惊呆了，“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凡是有点眼力的人都能看出来，更何况你这么夸张的演技。所以你看那个女生不顺眼？我能理解，情敌见面分外眼红嘛！正常，我完全明白你的感受，你是不是觉得胸闷气短想哭哭不出来，想笑笑不痛快？没事。”唐思故拍了拍我的肩膀以

示安慰，“你应该庆幸，你的衣服每一件都比CK的T恤贵，你虽然谈不上有多漂亮，好在又瘦又白，穿什么都算OK，而且身边还有个男朋友，场面上也不输她啊。”

唐思故越是这么说，越是平静，我就越害怕，心里打着寒战，他眼神凌厉让我隐隐觉得要出大事：“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们分手吧。”他吐了一口烟，“我可不想找一个为了疗情伤委曲求全和我交往的女朋友。这样让我感觉戴了顶绿帽子。”

“什么？”我从椅子上站起来，本能地抓住他的手臂，试图从这混沌的局面中挣脱出来。

唐思故甩开了我的手，甚至退后了一步，要和我保持距离，他冷笑起来：“你别这样，我们在一起也就这十天半个月的事，根本没什么感情，好聚好散吧。”说完他转身就走，留我一个人愣在原地。

这城市的夏天，一如既往的闷热，空气中没有一丝水分，也闻不到任何青草的芳香。如果这街道没有这么多人川流不息，我大概会抓紧唐思故，求他不要生气，求他不要走。可是此刻我想的却是怎么不让自己太难堪。他穿着格子衬衫，愈行愈远，最后终于消失在了我目光所及的，东湖路的尽头。我慢慢坐回到了长椅上，左手还拿着唐思故的打火机，这是七月的尾端，一切变故都像从不曾发生过一样。我叹了一口气，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我想再过几天，应该就会下雨了吧？

你躲在小叮当的口袋里

于是唐思故失踪了。他游刃有余地把自己藏了起来，留下拿着电话不断重播，或者在他家门口疯狂地摁着门铃、气急败坏的我。

其实我大可不必如此愤慨，因为我和唐思故之间真的不存在任何言情小说里的生死羁绊，甚至连一般情侣间的浪漫缠绵都不曾出现过。我们交往了一个月有余，而这期间，我不止一次用类似于现在的满是怒气的表情，向我最好的朋友莫愁抱怨：“我的男朋友唐思故一点都不靠谱，我和他在一起一个月起码十五天见不到他，其中七天根本联系不上。”

可是莫愁往往显得比我更不高兴：“我男朋友还在加拿大呢，那不是更不靠谱？知足吧，起码唐思故就在这条东湖路上，而且他还不会到处拈花惹草。”

于是我便一次又一次地从莫愁身上得到安慰，因而一次又一次地有意无意地忽略唐思故宁愿和他那一群兄弟在网吧待上一天一夜，或者哪个偏僻的酒吧里吸着大麻，哪个 KTV 的包厢里玩着骰子赌着钱，也没时间花一分钟给我打个电话、半小时陪我吃顿

饭这一事实。

莫愁问我：“你有这么喜欢唐思故吗？这口味变得也太快了吧，唐思故和林殊哲，一个是市井流氓，一个是谦谦君子，一个天一个地，完全不一样，你喜欢他什么啊？”

我郁郁寡欢地看着手机：“大概是因为他长得又高又瘦像竹竿一样让人完全没有安全感，却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保护了我的缘故吧。”

“可是如果不是他非拖你出去，你也犯不着要人保护。”莫愁嘲笑一脸郁郁寡欢的我，“林殊哲就不会让你遇上这种麻烦事，不过现在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他都已经有个浓妆艳抹的新女朋友了，而且当初也是你自己非要甩了他的，我估计他这辈子都不想和你再有任何瓜葛了。”

“我还是不服气。”回想起初相识时的种种，我不甘心地对莫愁说，“我要把他追回来！”

“谁？林殊哲还是唐思故？”

“唐思故。”

莫愁笑了一声，她劝我：“你就先忘了他们俩，好好玩儿一个晚上吧。”

我们站在东湖路好乐迪 KTV 门口，今天是莫愁男朋友刘嘉桦的生日。他阔气地在好乐迪开了个豪华包厢，据说请了整个年段他认识不认识的各种人来。虽然刘嘉桦在一年前已经去加拿大留学了，但这并不妨碍他搞个“后高中时代狂欢节”。

进了包厢，里面烟雾弥漫，迎面而来的人我多半都不认识，高中时期我的生活中只有两个人，莫愁和林殊哲，其他人对我来

说都是匆匆过客，直到毕业我也喊不出他们的名字。莫愁找到了她的男友，把生日礼物——她省吃俭用好几个月又从我这儿借了一大笔钱才买来的欧米伽经典款手表，送给了她的男朋友刘嘉桦。

我靠着门看着一脸开心的刘嘉桦，和因为刘嘉桦开心而开心的莫愁，觉得由衷的羡慕。可是这种羡慕并没有持续很久，很快，莫愁就一脸阴郁地回到了我的身边，她语气阴森毒辣，问我：“你看到那个女的了么？就是那个头发很长眼睛很大个子很小的那个女生。”

我顺着她的手指看了过去，可是我眼睛一转，却看见坐在那个女生不远处一动不动正看着我的唐思故，还有唐思故边上的林殊哲以及其女友。我看着眼前的景象，简直要开始怀疑起我的世界观了。

“你看见了吗？”莫愁又问了我一次。

我点点头：“是你说，一直缠着你男朋友的那个女生吗？”

“就是她。”莫愁随手端起茶几上的一杯酒喝了一口，“你知道吗，那女的听说刘嘉桦回国了，特意从重庆飞过来找他，有病吧这不是！”

我叹了口气：“我看见林殊哲了，还有他女朋友。”我记得唐思故以前跟我提过，他和刘嘉桦是好朋友，所以虽然我非常诧异，但唐思故的出现并不算太为唐突，而林殊哲，我也知道刘嘉桦财大气粗请了整个年段大部分的人来，可是我没想到连林殊哲都出席了。

莫愁看着林殊哲和他身边那个被我形容为“没气质没身材穿地摊货的社会人”的林殊哲的女朋友，难以置信地说道：“你说那